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3.005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与保障机制

董帅, 闫海莹*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四川民族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地经济发展区,拥有丰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方略的根本抓手,是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助力“双碳”政策理念与目标达成的必然选择,是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动力。基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提出了应建立健全政策支持机制、构建多元利益共享机制、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搭建跨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多元协同监管机制、创新科技赋能支撑机制。

关键词: 四川民族地区; 生态旅游; 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2.7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3-0036-11

收稿日期: 2023-12-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20XZZ007);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SDJJ202315);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SLQ2023SB-60)。

作者简介: 董帅(1989—),男,四川渠县人,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山地经济、农村环境治理, E-mail: 746305804@qq.com; *通信作者: 闫海莹(1988—),女,四川攀枝花人,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经济与环境治理, E-mail: 273068865@qq.com。

一、引言

1980年,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首次提出了“生态的旅游”(Ecological Tourism)一词,提倡将游客与风景、生活方式、氛围和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并对其不产生损害。生态旅游(Eco-tourism)这一术

语在1983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贝洛斯·拉斯克瑞提出,并于1986年在墨西哥召开第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上被予以确认,其理论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得以丰富。从1991年起,国际生态旅游协会着力于面向全社会提供生态旅游相关的教育与培训服务工作,主要通过创办论坛和专题研讨会,探究最新的生态旅游发展成果与趋势并提出各类规划管理办法。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从1994年起创立“绿色环球21”(Green Globe 21)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从1999年起开始独立运作,全球有超过1500家企业或机构得到认证,并达成了广泛共识。20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引入中国^[1]。1994年,中国生态旅游协会成立,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进入组织化阶段^[2],参与其中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保护机构和多边援助机构越来越多。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逾50年,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与人类生态环境意识觉醒的双重背景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显得尤为必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契合了新时代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与价值遵循,同时也对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与高效能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并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是四川民族地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落实双碳政策与目标,促进现代化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路径。四川民族地区具有丰裕的自然生态资源、动植物资源、人文景观资源、民族宗教文化资源,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资源禀赋与现实基础。发展生态旅游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实现路径,其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发展收益的带动性被公认为是实现四川民族地区振兴发展的最佳战略路径选择。时代的发展迫切需要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从追求速度的数量型发展向追求高质量的效益型发展转型,迫切需要从跨越式的资源利用转向生态和谐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需要旅游经济的生态转型发展作为桥梁和保障与战略选择^[3]。四川民族地区是我国生态屏障、生态涵养地的重要区域之一^[4],其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与提升四川生态省建设成效以及增进当地人民的生存与生态福祉均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意义。

二、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界主要针对生态旅游内涵、成效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形成了较为详略的探讨,但针对民族地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与保障机制的相关成果颇少,结合所查阅的关联性文献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评述,以便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关于生态旅游内涵的相关研究。吴楚材^[5]认为生态旅游是居民为了解除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了解、享受和保护自然的目的。樊治国^[6]进一步界定了生态旅游具有自然性、保护性、经济性、参与性、高品位与普及性五大特征,认为生态旅游不单单是观赏自然的一种行为,它更强调通过观光行为来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力度。陈海波^[7]提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应将侧重点放在旅游活动的伦理属性上,并以此为突破口和逻辑起点。Lee J H等^[8]认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注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自然历史与景观以及遗址和地区文化资产的旅游类型。董帅^[9]对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内涵进行剖析,认为生态旅游是为了追求自然且蕴含原真性的“零碳排放量”为目标的旅游发展新模式。

关于生态旅游发展成效制约因素的相关研究。Burton R^[10]关注到旅游经营者行为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指出其通常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环境负责行为,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往往会产生不利影响。Tabaeeian R A等^[11]运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进一步研讨了生态旅游中当地东道主与游客互动,对游客感知质量、关系质量、难忘旅游体验和重游意向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Setini M等^[12]构建了改善生态旅游绩效的政策模式,指出社区参与、政策保护与服务是提升生态旅游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建立优质生态旅游体验和可持续旅游战略管理优先事项。Skanavis C等^[13]从生态旅游导游解说、社区经济利益与就业利益这些因素着手,认为当前缺乏针对环境教育者或讲解员的专业培训,导游无法对生态旅游景点进行准确有效的解释以及监测和示范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发展生态旅游应实现生态旅游承诺与回报利益的平衡,尤其需将当地社区的经济与就业利益有效衔接起来。

关于生态旅游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周梦等^[14]从民族地区文化空间构建为视角并借助滕尼斯的“共同体”理念,将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健全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作为其策略之一。黄燕玲等^[15]采取Lotka-Volterra模型,从时空与共生关系视角,进一步厘清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间的内在张力,揭示了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与内在协调度的驱动机理。龚娜等^[16]结合贵州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与自然遗产优势,提出了发展生态研学旅游新模式,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李浩森等^[17]运用SWOT模型分析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现状,提出了应基于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合理保护,构建其文化生态旅游新模式。林清等^[18]运用层次分析法,提出应构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以便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发展成效。

三、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概况

四川省是一个拥有55个民族的多民族大省,据《四川年鉴(2022)》显示:全省常住少数民族人口568.8万人,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全省民族自治地方面积高达30.2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2.14%。四川民族地区主要指“三大自治州”(甘孜、阿坝、凉山)和“三大自治县”(峨边、马边、北川)及周边地区,其所处区位为青藏高原东南端,基本属于高山、高原、峡谷地貌,是典型的山地经济发展区^[19],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20]。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民族地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从封闭专制、落后贫穷向开放民主、进步富裕的伟大跨越。四川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发展生态旅游具有天然的禀赋优势。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展,将之纳入全省重点发展规划,为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时代方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将民族地区深度嵌入“一千多支、五区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纳入“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结合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不断提质增效,基本形成了以世界自然遗产、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项目为载体的生态旅游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运用自然文化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获批了“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和“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为标识的生态旅游项目,这对筑牢四川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福利改善等方面的成效凸显。此外,以雅康高速、川藏铁路、阿坝红原机场等为代表的现代立体交通运输与服务网络体系日臻完善,彻底扭转了昔日人背马驮的落后窘况,为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四川民族地区依托生态优势,以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抓手,不断促进生态旅游产业资源、结构与要素的转化、调整与重塑,使得传统旅游

产业链不断得以扩展升级,提升了其内生发展动力,实现落后民族地区由“输血型”扶持向“造血型”发展的转变^[21],现已基本形成了以“圣洁甘孜”“净土阿坝”“大凉山”等为代表的颇具特色与吸引力的生态旅游品牌,为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方略的根本抓手,是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助力“双碳”政策理念与目标达成的必然选择,是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动力。

(一)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方略的根本抓手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既是改善民生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22]”。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将生态文明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位置,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视野,大力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旅游业作为对环境和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对深入推进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旅游资源综合效益大有裨益,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23]。《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也明确要求,依托自然山水格局,形成“两屏、七区、四带、八片”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我国生态旅游产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更是解决当前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资源环境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24]。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积极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理念与战略,以促进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努力打造一批精品生态旅游路线与产品,积极培育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努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态旅游发展与消费新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指出,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四川民族地区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应切实做好高质量开发与高水平保护工作,将之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范畴整体推进,以便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进一步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底色与成色,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水平。

(二) 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助力“双碳”政策理念与目标达成的必然选择

四川民族地区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是落实新发展理念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对落实“双碳”理念与目标至关重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是个复杂、系统、长期的过程,在制定和落实碳中和相关政策时,政府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体系内识别与能源转型、产业转型、生态环境变化等相关的风险,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后果进行综合评判,必要时做好应对预案,明确应对措施^[2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生态旅游作为一项绿色低碳的旅游消费模式,有助于增进环保、崇尚绿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有助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业态的整合创新,其本身也是民族地区落实“双碳”目标

的重要战略推进路径。将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效衔接起来,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26],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选择。景区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天然的自然风光和优美的生态环境^[27]。“双碳”目标的践行需要对国土空间和产业布局进行科学系统的谋划,为“生态良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保障。生态旅游发展的根本指向是绿色低碳,应将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集约化发展作为深化绿色低碳行动的重要抓手。积极搭建双碳政策议题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将绿色低碳规划引领纳入府际合作、区域协同、市场开发等领域,实现区域间资源互补与优势互换,增进协同减污降碳成效,进一步提升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品牌的传播力、辐射力、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 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动力

生态旅游的发展对于丰富目的地产业体系,促进社区发展、居民增收和贫困地区脱贫有着积极的影响^[28]。依托绿色生态与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可进一步夯实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首先,发展生态旅游可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渠道,用于改善四川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品质等,为地方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发展生态旅游业除了可提高当地的GDP之外,还可带动四川民族地区相关产业链升级与扩张,进一步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鸿沟,对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如西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走廊等旅游精品,都体现了优化旅游产业布局,培育生态旅游品牌等战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潜在功效。再次,发展生态旅游可产生较大的辐射效益,进一步带动酒店餐饮、导游服务、景区管理、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发展,可为四川民族地区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与增加就业机会,使得就业形式更为多样化与灵活化。四川民族地区依托生态旅游产业实现其与文化创意、民宿经营等业态的融合,极大地增进了民众福祉的增长。最后,生态旅游业中的标杆企业、典型区域和项目具有极强的示范与辐射效应,通过发展模式的凝练与推广可为其他地区和企业提供借鉴与学习的机会,更好地探索适合本地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培育、脱贫增收、资源整合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五、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是将生态旅游产业培育为幸福产业的关键要求。目前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正处于提质增效的缓慢爬坡阶段,面临着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利益共享机制不完善、产业融合水平偏低、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协同监管能力薄弱、科技赋能水平偏低等相关现实困境有待破解。

(一) 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备的政策支持体系为保障,并将之与地区战略发展目标与行动纲领相契合。关于生态旅游发展的相关支持性政策,散见于各项政策文本之中。《“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29]《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认真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从这些政策文本来看,大多属于引导性、指示性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得四川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旅游缺乏具体的政策依据为参考。此外,发展

生态旅游在土地使用、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人才保障等方面其政策的指导性与分配性功能存在不足,政策之间的衔接与配套方面显得较为松散且随意性较大。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旅游局共同制定了《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要求“依托自身优势,实施差异化措施,逐步形成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生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但一些地区对生态旅游缺乏清晰的认识,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规划重要性认识不足,并未制定地方性的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与管理办法,甚至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了资源与环境承载水平,使得生态旅游发展质量成色不彰。此外,当地社区参与度制度保障不足,致使社区参与意愿不强或参与度偏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其利益表达与共享机制缺失,生态资源的保护与监督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度均不够高,这与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 利益共享机制不完善

利益共享理论主张将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采取平等、协商、互惠的价值理念,建构、维系与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利益共享的主体是发展生态旅游所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客体是发展生态旅游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果。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不仅需要把“蛋糕”做大,更需要把“蛋糕”分好,其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然而,生态旅游资源的有限性和内在的利益冲突性,极易诱发一方利益群体为获取自身的利益与目标而选择损害或牺牲其他关联群体的利益。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必然涉及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村居民等利益群体,如何平衡好各大主体的利益,并实现利益的分配与共享始终是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亟待回应的议题。无疑,生态旅游具备公共产品属性,供给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发展生态旅游需充分发挥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找到彼此利益的调和点,需要构建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应进一步求解协调各方利益获取和分配、权利和义务以及生态损耗和补偿等问题的利益均衡点,处理好政府、保护区、旅游企业、当地社区和生态旅游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的既冲突又互利的关系^[30]。此外,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目的地客源的竞争性使得发展空间呈现出有限性,如何促进相关利益群体形成广泛的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增进彼此的利益,提升社区参与水平与居民增收致富,共享生态旅游福利,是发展生态旅游亟待破解的一大难题。

(三) 产业融合水平偏低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度量产业发展质量的关键维度。随着四川民族地区的发展变迁,传统旅游业忽视了目的地的特色与资源以及游客的差异性需求,已难以响应顾客的个性化、分散化、多元化需求,必须提升生态旅游产业质量,推动旅游业纵深发展^[31]。从四川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融合发展成效来看,其质量依然偏低,生态旅游本身就属于复合型的产业,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而与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构成了业态创新的最佳选择。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具有综合性、带动性、服务性、创新性等特征,是一个需求旺盛、吸引力强、颇具潜力与活力的朝阳产业。对其他产业均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大力推动生态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利于增加产业附加值、带动关联产业不断升级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产业融合强调生态旅游产业应与其他相关产业有机融合,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的综合性与关联带动性,通过产业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乃至重组,大力推进生态旅游与文化产业、农业、教育业、康养产业、体育产业等深度融合,最终实现“1+1>2”的产业联动效果^[32]。近年来,

随着非遗、研学等热点话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资源,纷纷成为大众竞相关注的旅游目的地,然而由于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评价认识不足、文化创意开发深度不够、产业间联动发展效果不够凸显,民族地区产业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仍有待继续探索。

(四) 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兴则产业强。四川民族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随着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业态创新融合发展,对跨界型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渐增强。从四川民族地区现有的人才供给来看,其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完善,面临着培养主体缺失、人才缺口较大、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原因在于,生态旅游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特定的知识与技能,当前针对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其系统性不足,缺乏完善的生态旅游发展需求相衔接的人才培养计划与内容,其培训课程较为单一、培训内容理论化、培训资金投入不足、师资队伍与组织保障缺乏,资源整合力度不够,致使生态旅游从业人才知识老化与供给不足,无法对市场需求做出有效反应。伴随着生态旅游业态的发展创新,生态旅游产业现已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人才供给,但不管是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人才培养技术与手段均滞后于生态旅游发展所产生的人才需求。虽然一些涉旅企业与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建立了人才培养基地,共建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实施了定制化的旅游人才培养产学研用方案,但从效果来看,其长效性难以保障。另外,从四川民族地区所处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与基础、经济与民生发展现状等方面来看,其吸纳人才的优势不够凸显,难以吸引到文化素质高、专业性强的人才。

(五) 协同监管能力薄弱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旅游市场乱象随之呈现,极大地制约了生态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生态旅游相关支持性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监管较为分散、价格监管覆盖面广且价格纠纷处置程序复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天价产品”“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现象极大侵占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滋生了一系列监管难题。亟待建立综合行政执法体系,提升协同监管能力。一方面,当下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设置仍不够科学、不够合理,执法体制机制仍然不够完善、不够健全,总体上不太适合抑或适应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33]。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涉旅企业或组织往往在经济理性的驱使,实施掠夺性经营,由此滋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事件与现象,甚至引发“公地悲剧”。在信息不充分的弱有效市场环境下,往往导致各类涉旅企业间、各景点间、涉旅企业与游客之间产生交易的不平等、不真实现象,进而引发市场公平秩序被破坏、市场运行紊乱等乱象,极大地制约着生态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亟待构建公平透明的强有效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协同监管需要发挥政府、社会与个人等多元主体力量,形成完善的监管网络,保障生态旅游市场的有序运行。然而,部分民族地区执法人员经费短缺,执法监管人员配备缺位,如四川民族地区一些州级设立了“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局”,但没有编制与专项经费,无法保障执法工作。社会监管也不够充分、社会失灵的现象在生态旅游市场中表现较为突出。

(六) 科技赋能水平偏低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数字文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极大地影响着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

业业态创新与变革。数字化科技要素的高度融入为实现生态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态融合逐步加深,可极大地拓展生态旅游消费与服务的新空间。随着数智文旅理念与战略的大力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在生态旅游的应用成为一大趋势,极大地增强了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便捷性与体验性,提升生态旅游的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已成为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大力运用先进科技极大地赋能了旅游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与优化了夜间旅游设备、旅行车及营地、可移动旅居设备、冰雪装备、景区客运索道低碳化技术改造。从当前四川民族地区科技赋能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来看,生态旅游发展业态、消费与服务模式、管理技术与手段创新的深度不够,面向游客实施智能推荐、智能决策综合化的信息平台工具还不够完善。缺乏一套成熟完善的面向旅游市场治理“智慧大脑”、交互与沉浸式的生态旅游技术支持体系。因此,科技赋能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链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功能较为弱化。

六、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分析

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持机制、构建多元利益共享机制、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搭建跨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多元协同监管机制、创新科技赋能支撑机制,以推动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 建立健全政策支持机制

生态旅游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可进一步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推动其产业链的形成与升级,其前提需要相应的政策为保障。建立健全土地使用、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人才保障等支持性的政策保障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文旅产业投资环境的打造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大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金融支持力度,聚焦旅游项目和旅游业态,开展全链条金融支持服务。将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四川民族地区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为造就“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自然生态提供可持续的政策保障。积极发挥政策的管制功能,建立健全以生态环境资源容量为底线、红线的约束机制。加强生态旅游规划引领,整合四川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统筹各生态旅游区的功能布局。发挥政策支持文化、生态、旅游等相关领域业态融合发展的保障措施,实现生态旅游与民族地区相关产业间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生态旅游是基于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认知的一种旅游活动,其资源开发与使用落脚点在于和谐的人地关系,最终目标是借助各种政策举措提升当地居民和游客对环境的认知水平,并能自觉地维护和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

(二) 构建多元利益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是四川民族地区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合理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的内在根据。利益共享需要识别生态旅游发展中多元利益主体各自的价值偏好,畅通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整合多元主体不同的利益偏好并寻求最优解。四川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外来投资者和村集体是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具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包括乡村社区的公共利益,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资源的有序开发、生态福利水平边际改善。在开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需要精准识别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基础上构建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有责任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负责地方发展规划及政策的制定,应发挥好主导作用。涉旅投资企业通常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资本实力,其对市场信息把握更为精准且市场开拓意识与能力较强,应发挥好其主体作用。社区居民本应是生态旅游的建设者与享有者,但往往由于认知存在不足,其参与的意愿不强。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应充分尊重和维护各类主体的利益,公平合理地分配生态旅游福利,采取多种手段与方法,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更为长效的保障机制。进一步破解认知上的局限,加大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力度,形成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突破区域保护壁垒,构建区域与区域间的利益共享平台,打造一批精品生态旅游路线,创新生态旅游产品,形成线路互联互通、客源互动交流、市场互动与利益共享的发展新格局。

(三) 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生态良好与绿色低碳是四川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与普遍形态。四川民族地区应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深化生态旅游产业链,以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创新为抓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延展生态旅游产业链,推进生态旅游各维度、全方位的融合,深耕细作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将四川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产业提质优势”,实现生态旅游扩容提质。实施“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策略,实现其与康养、文化、农业、休闲、研学、体育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四川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相互融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沉淀,构成了相互映衬的总体格局,具有独特的民族内涵。基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将游客需求、产品定位、地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量,进行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打造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极富特色的生态旅游品牌。应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投身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激发与鼓励文创企业加大生态旅游产品创意研发,用活特色资源,建立起契合民族地域历史、文化与资源禀赋的生态旅游产品与服务谱系,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旅游与乡村风貌、地域文化、革命精神以及康养理疗等领域的融合,将生态资源与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红色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进行融合创新,依托传统的节庆、户外运动、冰雪旅游等不断创新生态旅游产品与服务,让产业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四) 搭建跨界人才培养机制

《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做好旅游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工作”。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措并举,完善跨界人才培养机制为打造高质量的生态旅游业提供支撑与保障。首先,牢固树立“人才第一资源”理念,夯实人才培养之基,聚心聚力培育人才,不断扩容生态旅游人才“蓄水池”,为人才吸引、留用、培养、评价营造良好的氛围,使得广大人才能够安身、安心、立业。其次,不断提升旅游人才培养质效,通过创新驱动、效率优化、资源整合和成果共享,实现民族地区人才供给提质增量的目标。持续在生态旅游人才培养上用心用力,努力拓宽校地校企合作渠道,为生态旅游产业注入新动能,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再次,持续提升生态旅游人才供给质量,充分运用好市场与社会力量,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生态旅游人才培养提供长效保障。最后,建立与完善政府、企业、院校、行业等跨界合作培养、引进和使用人才的体制机制,优化旅游相关专业设置,认定一批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持续推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构建适合生态旅游、康养旅游、低碳旅游、乡村旅游等发展特征和需要的从业人员培养机制。

(五) 完善多元协同监管机制

《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的通知》(川办发〔2022〕40号)明确要求:“市

(州)人民政府应将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纳入对所辖县(市、区)政府质量工作考核内容。”多元协同监管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政府发挥核心主导作用,深化地方政府在旅游市场中的牵头作用,搭建好相应的协同监管机制。旅游市场主管单位应夯实执法力量、配齐执法装备,履行好监管职能,保障市场的和谐运行。政府应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做好生态旅游市场的执法监督工作,建立便捷高效的生态旅游服务信息系统,加强对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市场乱象的整治力度,对相关企业经营资格实施认证,加大市场督查、协查力度,保障生态旅游市场的有效运行。搭建旅游、交通、公安、物价等跨部门合作机制,加大联合执法与协同力度,打击旅游业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乱象,确保消费者权益,进一步提升生态旅游市场治理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充实旅游警务运行基础,增强涉旅警情管理效能,强化协同与风险管控,不断提升警务工作质效。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34],完善监管机制,整合司法、立法、执法等力量,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使得其相互补充,保障旅游市场的健康运行。进一步提升文旅市场综合监管协作水平,提升旅游市场综合治理质效,力争为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保障。

(六) 创新科技赋能支撑机制

技术创新驱动为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对游客信息的获取、消费场景的营造均产生积极的潜在影响。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科技创新手段与成果,升级传统生态旅游业态,创新生态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实现方式,推动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坚持创新引领这一基本方向,进一步提升生态旅游的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数字化建设水平,积极发展线上演播、沉浸式体验、交互体验等新经济业态,提升游客的互动体验与感知质量。坚持典型示范、创新引领,发挥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示范村镇的作用,广泛地运用科技赋能生态旅游发展聚居区和生态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持续推进旅游业态、消费模式、服务场景与管理手段的创新,提升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智慧化水平。运用数字技术凸显四川民族地区的地域历史文化,创新科技赋能生态旅游的形式,打造生态旅游新地标、旅游消费新空间和研学旅游新高地,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与品质化需求。此外,应注重运用技术手段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实现产业链升级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积极引导和鼓励生态旅游业与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挥技术驱动生态旅游产业创新和资源整合的积极功效,为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陈海波. 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内涵再思[J]. 旅游论坛, 2018, 11(3): 25-32.
- [2] 赵爽,董鑫,苏欣慰,等. 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比较[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5): 542-545.
- [3] 李焱. 生态文明视野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路径选择[J]. 贵州民族研究, 2015, 36(9): 148-151.
- [4] 程玲俐,吴铀生.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 31(6): 223-226.
- [5] 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 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07(1): 67-71.
- [6] 樊治国. 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与效率提升对策研究[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2: 140.
- [7] 陈海波. 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内涵再思[J]. 旅游论坛, 2018, 11(3): 25-32.
- [8] LEE J H, IWASA Y.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ourists[J]. Theoretical Ecology, 2020(13): 371-383.

- [9] 董帅,闫海莹.攀西康养旅游竞合发展的驱动要素、模式构建与优化路径[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3,40(5):1-13.
- [10] BURTON R.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ecotourism: Ecotour operators' responses to tourism growt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8, 6(2): 117-142.
- [11] TABAEEIAN R A, YAZDI A, MOKHTARI N, et al. Host-tourist interaction, revisit intention and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 through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in ecotourism[J]. Journal of Ecotourism, 2023, 22(3): 406-429.
- [12] SETINI M, WARDANA I, SUKAATMADJA I, et al. Policy models for improving ecotourism performance to build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 and sustainable tourism[J]. Management Science Letters, 2021, 11(2): 595-608.
- [13] SKANAVIS C, GIANNOULIS C. Improving quality of ecotourism through advanc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co-tourism guides[J]. 2009: 49-68.
- [14] 周梦,卢小丽,李李明,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驱动民族地区文化空间重构:一个四维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21(9): 68-79.
- [15] 黄燕玲,张强,罗盛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度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2):130-136.
- [16] 龚娜,戎阳.民族地区生态研学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四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6): 69-73.
- [17] 李浩森,陈梓楠.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26(3):78-80+89.
- [18] 林清,陈子亮,方志伟,等.基于AHP法的永泰县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33(2):44-50.
- [19] 庞洪伟,彭兰兰.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1):59-64.
- [20] 廉同辉,王金叶.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11):169-172.
- [21] 李志勇,于萌.旅游发展、生态生产力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J].贵州民族研究,2013,34(1):103-106.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36.
- [23] 耿松涛,张鸿霞.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动力要素和推进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22(1):91-101.
- [24] 唐承财.低碳旅游: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节能减排的可持续旅游形式[J].旅游学刊,2014,29(3):10-12.
- [25] 沙涛,李群,于法稳,等.中国碳中和发展报告(202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13.
- [26] 董帅,闫海莹,余柏壁.双碳目标下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耦合与实现机理——以四川革命老区为例[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2,27(4):7-11.
- [27] 张宏胜,杨尚钊,王砂砂.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2): 32-38.
- [28] 石培华,穆怀彦.生态旅游发展的中国模式[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22:23.
- [29]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5):28-46.
- [30] 刘静艳,王雅君.基于社区视角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5.
- [31] 刘雨婧,唐健雄.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J].统计与决策,2022,38(5):91-96.
- [32] 李书昊,魏敏.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 (1):152-160.
- [33] 宋才发.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4):143-151.
- [34] 董帅,闫海莹.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检视与应对方略[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93-102.

(下转第76页)